

陝西旅游出版社



彩衣神

上

(台灣) 卧龙生著

陝西旅游出版社

校

新派长篇武侠名著

彩衣神

卧龙生 著

(上)

陕西旅游出版社

目 录

楔	子、买蛇的女人	(1)
第 一	章、飞骑传手令 父踪何处	(7)
第 二	章、先奔茫茫峡 世事如棋	(19)
第 三	章、西堡飘丧旗 少侠惊劫	(28)
第 四	章、无辜遭重伤 柳暗花明	(41)
第 五	章、蛇是死神教	(46)
第 六	章、祥泰老店 人遁线断	(58)
第 七	章、神僧翻目 恩恩怨怨	(69)
第 八	章、生命短促 半年一日	(79)
第 九	章、死中逃生 巧获龙丹	(90)
第 十	章、奇宝作赌 魔君动心	(106)
第 十 一	章、讨人败北 少侠现身	(116)
第 十 二	章、时间拖延 变生意外	(127)
第 十 三	章、临终留迹 追踪觅凶	(135)
第 十 四	章、天伦梦回 恩乎仇乎	(146)
第 十 五	章、宴无下文 又现敌踪	(158)

第十六章、三见魔君	死亡陷阱		(168)
第十七章、粉脂小劫	虎穴探珠		(178)
第十八章、为虚作贼	劳燕分飞		(189)
第十九章、跪地立誓	关东受阻		(200)
第二十章、力搏群魔	天外歌声		(207)
第二十一章、初逞威风	宝珠换仇踪	...	(218)
第二十二章、百蛇谷中	初会蛇姬		(230)
第二十三章、较量功力	初见奇蛇		(241)
第二十四章、邀约古庙	黑白双道		(252)
第二十五章、鱼东盛会	双包死神		(262)
第二十六章、芳凤乍观	迷惘离奇		(274)
第二十七章、人妖遽毙	白骨双尸		(281)
第二十八章、不记前恨	千里传讯		(292)
第二十九章、铁木令主托重任			(303)
第三十章、首途少林先碰壁			(313)
第三十一章、武当九酿生死劫			(328)
第三十二章、盲目怪人天外来			(336)
第三十三章、侠骨逆境			(346)
第三十四章、深夜惊魂			(357)
第三十五章、谁是奸细			(369)
第三十六章、妙计擒贼			(379)

第三十七章、华盖瞳胧		(392)
第三十八章、荒山祖孙		(408)
第三十九章、假戏真做		(420)
第四十章、龙腾虎跃		(429)
第四十一章、断魂谷中		(440)
第四十二章、百彩烟瘴		(451)
第四十三章、生死故旧		(462)
第四十四章、神秘女郎	万金家书	(471)
第四十五章、空谷妖气	父子情深	(481)
第四十六章、半幅衣角	无限天机	(491)
第四十七章、少林生事	武当寻仇	(501)
第四十八章、万劫归来	又逢惨变	(511)
第四十九章、玉尺量天	铁伞驼龙	(522)
第五十章、情的烦恼	爱的纠纷	(532)
第五十一章、名山大礼	古寺疑云	(543)
第五十二章、血染名山	警号初传	(553)
第五十三章、白旗高竖	武当蒙羞	(563)
第五十四章、冤家狭路	猿鹤遭殃	(570)
第五十五章、白发红颜	三足天蟾	(584)
第五十六章、飞瀑惊艳	各怀鬼胎	(594)
第五十七章、天蟾初现	药谷七日	(604)

第五十八章、两小无猜	四面楚歌		(615)
第五十九章、庐山飞狐	彩衣之谜		(625)
第六十章、金剑银鞭	血风腥雨		(635)
第六十一章、九大头陀	君子协定		(644)
第六十二章、奇谷生变	生死重托		(654)
第六十三章、红颜被掳	白发重伤		(666)
第六十四章、龙杆玉锁	舌剑唇枪		(675)
第六十五章、黑猴亡魂	神鬼莫测		(685)
第六十六章、浅水困龙	樊龙锁凤		(696)
第六十七章、血染篷车	情断斜阳		(705)
第六十八章、死而复生			(717)
第六十九章、一代帮主	惨遭横死		(728)
第七十章、八大头陀	风港喋血		(738)
第七十一章、神符大令	排帮春秋		(749)
第七十二章、江心渔歌	岸上风云		(760)
第七十三章、儿女情深	师徒狡诈		(769)
第七十四章、英雄气短	排帮情仇		(780)
第七十五章、鬼火哑汉	柳暗花明		(789)
第七十六章、神秘之谷	彩虹山庄		(800)
第七十七章、敌乎友乎	鱼鲁莫辨		(810)
第七十八章、恩耶仇耶	是非不分		(821)

第七十九章、虎穴艳遇	舍命闯关		(832)
第八十章、前尘似梦	往事如烟		(842)
第八十一章、抚育深恩	屠门血仇		(853)
第八十二章、彩衣三传	奇峰又起		(864)
第八十三章、霹雳手段	菩萨心肠		(883)
第八十四章、断肠往事	天情穹荒		(894)
第八十五章、满天疑云	千古恨事		(905)
第八十六章、恩怨了了	殊途同归		(917)

买蛇的女人

清晨。

北京城城门刚开启，一辆淡绿色的马车已如箭一般，从城外冲入，沿着朝元大街疾驰，蓦地在一座石库大门口停了下来。

驾车的是一个年轻的绿衣少女，她打量了一下石库门前悬挂着的招牌：“祥泰老店”，微微颌了一下首，蝴蝶一般地飘下车辕，低声向车厢中道：

“夫人，到了！”

车厢门轻启，一位也穿着淡绿色裙钗，脸蒙着绿纱的丽人，跨下车厢，那露出绿纱外，如秋水冷电般的秀眸，也向招牌瞥了一眼，点点头道：

“不错，是这样泰老店。”

驾车的绿衣少女慌忙扶着绿纱的丽人走进祥泰老店。

店堂中一名年青的店伙正在打扫，一瞧见这二位诡异的绿衣女子进入，呆了一呆，忙上前招呼坐下，接着向堂后吆喝道：

“客来啦！”

这时，这二名诡异的绿衣女子秀眸环扫，已打量清楚店中的环境，这店堂中除摆着整齐的茶几座椅外，即没有柜台，也没有货架，满壁挂着名人书画，倒像富豪之家的客厅。

“祥泰老店”——在北京城已有三十余年历史，称得上年代久远，招牌古老，但是北京城的居民，却没有人知道这家店，究

竟是经营什么生意？

反而，在江湖上，提起“祥泰老店”，几乎是无人不知，店主“通天手”贾谊行，专门代客买卖，只要出得起价钱，只要这世上有这种东西，他虽然没有货，却能保揽代买代卖，从不负诺。因为他做的这一行独特异常，而且不论是何难题，从没有打过顾主回票，因而江湖上知名之士给他起了“通天手”的称号形容他手段通天，无所不能。

此时，店伙吆喝后片刻，通往后屋的门帘一挑，一位脸圆身穿着青缎长袍，五十岁的商贾模样老者。不用说，就是“祥泰老店”的东主“通天手”贾谊行了。

贾谊行机灵的双目一接触到二名绿衣丽人，神色不由一怔！

大清晨有生意上门，已是意外，而上门的主顾，竟然是这么二位诡异美丽的女人，更使他料想不到。

但他终究是经过大场面的世故老手，旋即平静神色，以习惯上的生意哈哈，朗声一笑，拱了拱手道：

“清晨喜鹊报讯，竟是二位光顾，不知贾某有什么地方能够效劳？”

蒙面绿衣丽人面上绿纱一阵阵动，吐气如兰，缓缓道：

“尊驾谅必是祥泰老店的东家？！”

“正是。”贾谊行先在茶几上，放起茶壶，为二位美丽的顾客斟茶。

蒙面绿衣丽人微微谦逊，倏然衣袖一飘，香风微扬，抖出二粒宝光四射，如龙眼一般大的粒滚圆的珠子，掉落茶几上，口中道：

“贾老板名满江湖，可识得这二粒珠子来历么？”

贾谊行一惊，这刹那，他的眼睛睁得几乎像珠子一样大，脱

口讶呼道：

“怎么不识，这是价值连城的“驺龙双珠”啊！”

他口中惊呼着，心中已暗暗感到这位蒙面丽人身怀这等宝物，必有极大来头。

“驺龙双珠”百邪不侵，火水皆辟，传说举世仅有这么两颗，使得久经风尘的贾谊行也感到这二名诡奇女子用心莫测，在说出宝珠名称后，立刻急急道：

“二位——这是什么意思？”

蒙面丽人微微颌首，意似赞赏地道：

“贾老板果然是识货名家，贱是想以此二珠，向你交易一笔买卖。”贾谊行神色又是一惊，道：

“做买卖，哈哈，咳！夫人……”他是听她自称“贱妾”，所以改口称呼道：“——敝人老实说，世上还没有什么东西，配得上易此双珠，夫人岂非是出难题？”

蒙面丽人淡淡道：

“你贾老板无须惊奇，贱妾的交易，决不帮意使你作难！”

贾谊行目珠一转，依恋地望了望茶几上宝光诱人的双珠，脸色倏然一肃道：“夫人即如此说，贾某要先请问夫人，可知敝号虽不能摒弃顾主，却订有三条规例，夫人知道否？”

蒙面绿衣丽人冷冷道：

“知道，一、卖买不涉武林恩怨，否则不做。二、不得要求伤人性命。三、邪恶者不接。是这三条么？”

贾谊行目光微现困惑，点点头道：

“夫人即知道这么清楚，在下也不多饶舌，请示交易什么东西？”

“蛇！”蒙面丽人简单地吐出一个字。

“蛇？”贾谊行诧异道：

“这就怪了，北京城中出售蛇肉的蛇店，不下十余家，赤炼、百步、竹叶青，什么蛇都有，夫人怎光顾小店？”

“嘿！贱妾所说的蛇，中原没有，故而要出重价，想请老板代劳！”

“哦！是什么蛇？”

“说出名称，你贾老板也不会听懂，敢请借一纸笔，贱妾画出形状颜色。”

一向被江湖誉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通天手”贾谊行心中十分纳闷，在纳闷中更渗杂了十二分的好奇，他立刻命侍立的店伙取了纸笔，摆在茶几上。

只见蒙面丽人手执纸笔，一阵细描，注明了蛇身颜色，递给贾谊行道：

“此蛇产于西天竺佛国，昔年唐僧取经，时约十年，才返中原，途中经过无穷险恶，故贱妾才出这等重宝以求，此蛇听说在西天竺的产量也极稀少，以阁下身手，若是顺利也需五年时间，现在你若愿接下，五年后今天，贱妾再来取货，如不敢接受，贱妾就此告辞。”

贾谊行接过素纸，目注纸上，神色顿时沉凝了，他不知道对方所说是真是假？世上难道真有这等奇蛇？而且，她甘弃重宝，意欲换取这么一条蛇，用意又何在呢？

他猜不透，正在考虑是否要接下时，却被她最后那句“如不敢接下……”的话激动起来。

自“祥泰老店”开张以来，接手的买卖不在少数，其中更棘手的也摆得一平四稳，区区一条蛇，有什么不敢接的？若真拒绝，传出江湖，岂不变成了笑话？

于是“通天手”贾谊行目光又一瞥茶几上那二颗举世难求的“骊龙双珠”，那重重宝光对他具有非常的诱惑，使他感到若是拒绝，实在太可惜。

西天竺虽路程万里，极为遥远，但有五年时间，为什么不接这笔交易呢？

在名与利双重诱惑及压迫下，“通天手”贾谊行毅然道：

“好，在下就做这笔交易！”

蒙面丽人轻声一笑道：

“既然你贾老板答应，贱妾就先留一珠作定金，五年后再凭另一颗珠子取货。不过贱妾希望老板能遵守交易信条——《保守交易秘密》”。

贾谊行大笑道：

“夫人放心，在下专做武林人物买卖，交易三十年，还没有走漏过任何一种交易秘密，这点夫人尽可放心！”

蒙面丽人起立，收起一颗珠子道：

“那么贱妾告辞了，勿忘五年之约。”说完任由绿衣少女扶住，转身出了店堂上车疾驰而去。

.....

六年后，武林中突然发生了一阵突起的风暴，名震江湖的东西二堡堡主梁夜被刺死，死状如一；全身毫无伤痕，仅全身苍白，毫无血色，尤其东西二堡主皆死在卧室之中，在死前，没有人看到过凶手，更不知堡主是怎么死的。

以东西二堡声威之盛，戒备之严，堡主功力之高，竟遭此不测，究竟是怎么死的呢？唯一的线索，仅有墙上四个留字——“花衣死神”。

于是武林震动了，江湖上也震动了！大家都在极力打听搜

查这位只闻其名，不见其面的凶手——“花衣死神”。

但是这位无影无踪的“花衣死神”却杳如黄鹤，没有人能查探得到。

可是从西天竺回来，风尘仆仆，刚定下心的“祥泰老店”东主“通天手”贾谊行，却渐渐地尤愁日深，一改过去八面玲珑的交游，竟深居简出起来！

难道他知道底细？难道与那蒙面的绿衣丽人有关？那绿衣丽人又是谁呢？这些谜虽然无人知道，它却正如火如荼地在武林中发展着。

第一章 飞骑传手令 父踪何处

冰雪载途的寒冬过去了。

可是卧虎河对面的南山，还是雪光映日。

清晨，在卧虎河这边的一条官塘大道旁，一座茅屋的门户，呀然轻启。一位短衫紧扎，肩斜包裹及宝剑，年约五十余岁的老者缓步而出，身后跟着一位年约十八岁的清秀少年。

这老者脸色尤凝目光注视着南山，举步横过黄泥大道，站在黄水滚滚的卧虎河畔幽然地叹了一口气，转首对少年道：

“雷儿，你可以回去了，你母亲在病中，河水相阻，你不必再相送，在为父的离家期间，好好侍候母亲！”

少年也满面尤愁地望着老者，点点头道：

“爸，请你放心，家中一切，全交给孩儿，只是苦了你老人家。”

这句话似乎触动了老者的情怀，伸手抚着少年轻叹一声，双目泪水隐现，他苍凉地摇摇头道：

“孩子，苦的是你，十年来，咱们一家三口，东飘西荡，没有在一个地方，住满过一个月，唉！你的孝心，为父知道，只是，依你年龄，正应该勤练功课，以期闯荡江湖，扬名立业，而如今……却因为你母亲的病，侍榻长夜，不眠不休，唉！孩子，总希望上天有眼，这次能助我抓到那条奇蛇，治好你母亲的病，让我做父亲的再好好补偿你！”

说到这里，已是老泪纵横，不腾唏嘘。

少年神色虽也一阵激动，但生活的磨炼，似乎使他特别老成，闻言慌忙道：

“爸，孩子侍候双亲理所当然，你老人家怎么哭啦！”

老者强自忍住泪水，连声道：

“没哭！没哭……”举袖一拭，迷蒙的目光却注视自己的儿子，暗暗叹道：“一付上佳骨格，加上这等孝心，我怎能再埋没他，唉！这次回来，不论如何，我不能再任这孩子蹉跎下去！”

老者心中正慨叹着，却见少年倏皱眉道：

“爸，十年来，你携家奔波，由南到北，浪费了十年光阴，为的是追踪那条奇蛇，可是每次皆空手而归，孩儿在怀疑，当年沈伯伯说的话，倒底有没有错？这世上是否有这种蛇？”

老者神色一整道：

“孩子，你不能怀疑那位心善义重的沈伯伯，他《金针度命》的名号，誉满江湖，一生谨慎，无人不知，他说的话，岂会有错《金须蛇》在古书上确有其物，只是产地却在西天竺佛国，当初为父的发现这条蛇，少年叹声道：“但愿父亲早日回来。”老者强作笑容道：“多则一月，少则半月，为父必定回来，为父在对面山中，去年已搭了一间屋，有什么事，你仅可到那谷旁木屋中找我。”

少年点点头，老者接着又道：

“孩子，但是你在家中，除了侍候母亲外，切勿荒了功课，要知道彩衣门昔年威镇八荒，百年前不是为了了一件奇特变故，早已蔚为武林一大宗派，为父的忙于你母亲奇疾奔波，无法再行道江湖，光大门派，今后的责任，都得落在你身上，希望你能在暇时多下苦功，不负为父期望。”

少年忙恭顺地道：

“孩儿知道。”

老者对天叹道：

“就以我十年前在江湖上《花衣神》的名号，也会使黑白二道侧目，宵小敛迹，现在……唉！现在……”

他神色苍凉地顿住未竟之言，想起壮志消磨，老景如此，不忍再说下去。

现在——唉！现在的“花衣神”郑昭烈与十年前的，的确是使人差些认不出来了。

往年的“花衣神”行道江湖穿着“彩衣门”独特的服饰，仗着三三成九的“七彩飞虹剑法”纵横江湖，行侠仗义，谁不尊敬？

然而现在的郑昭烈，却像村野的土叟，每天坐在床边为老妻的奇症发悉，终年风尘仆仆，不问世事，唯恐那条奇蛇失踪而担心，在境遇上，相差何止天地！

骨肉同心，年青的郑雷是体味得出父亲那种苍茫情怀的，他何曾不感到命运弄人，只是他把希望寄托在未来，所以反而安慰父亲道：

“爸，只要你这次能把那什么《金须蛇》抓到，替母亲治好病，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我们还可以好好的干一番事业。”

“花衣神”茫然道：

“未来的日子？……唉！不错，长着呢！”

他口中虽这般说，心中却发出一阵无声的苦笑！不错，未来日子正长，但那是属于年青的一代，而自己，能有多久的未来呢？

他不敢想，也不愿把这些颓废的想法说出来，使儿子受到

感染，于是他缩回放在郑雷肩头的手，缓缓道：

“话到此为止，为父的要到山中去了，孩子，你就回去吧！”

说完，身形陡起，向七八丈宽的卧虎河跃去，身形如轻烟冉冉而飘，在河上一沉，足尖略点水面，再度腾起，已上了对岸，瞬息之间，人影已渺如一粒黑点，消失在山影之中。

那一式轻功，正是“彩衣门”独特的“彩虹横空”身法，郑雷目注之下，暗暗赞叹，觉得父亲并没有老，那一手简直炉火纯青，不着一一点人间烟火。

直待人影消失，他才转身奔回茅屋。

一到屋中，一股药味扑鼻，却见药撒在床上，枯黄焦瘦的脸庞，正朝着门外，那无光的眼睛盼望着自己回来，看见了母亲这付病容后郑雷禁不住酸酸的走近床边，道：

“妈！你醒啦！”

“唉！你爸呢？”

“爸为你老人家采药，过几天就回来！”唉！天天采药，年年采药，我躺在床上十年，无法动一动，有什么用？”

这位郑雷的母亲微弱的叹息着，郑雷慌忙道：

“妈，你还是休息一下吧，等下孩儿再为你煎药！”

郑母软弱地摇摇头，她对自己的病况，有着无比的绝望，悄悄的阖上眼睛，又沉沉地睡去。

郑雷不敢离开，直等着母亲睡熟，才安心地坐落床边椅中，垂帘阖目，运动起来，片刻后，他精神复振，又双指代剑，自己虚空比划起来。

这就是他自懂事以来的生活，除了三餐操作外，母醒侍母，母睡练功，无时或休。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是父亲走后第三天的中午。